

内部材料
供批判用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前前后后

——陈佳忠和“四人帮”勾结大搞阴谋诡计的罪行

中共中央党校前办

一九七六年二月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前前后后，陈佳忠和“四人帮”以及他们在中央一些部门和上海的亲信，上下勾结，狼狈为奸，搞了许多阴谋诡计。会议期间，陈佳忠捏造事实，颠倒黑白，在福建小组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近两万字的“发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毛远新也先后窜到福建小组，大肆放毒，讲了许多黑话。去年，陈佳忠、郑重、庄志鹏、李庆霖等人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唱的调子，搞的阴谋活动，很多都是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干起来的。

“四人帮”的黑话、陈佳忠的所谓“发言”〔见《陈佳忠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发言（摘录）》〕必须加以批判，他们的阴谋诡计必须彻底揭露。现在，根据陈佳忠、庄志鹏、张莉文等人的初步交代、当时的记录材料和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摘录编印了这个材料，供全省广大革命干部、群众联系本地、本单位的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

一九七七年二月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前前后后

——陈佳忠和“四人帮”勾结大搞阴谋诡计的罪行

一、二月打招呼会议前

△“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搜集和整理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篡党夺权。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中旬，陈佳忠积极给“四人帮”提供黑“材料”，派了张莉文把工业十八条和廖志高同志传达十二个省委书记会议精神的讲话带到上海，送给“四人帮”在上海的小兄弟陈新发等人，转给王洪文，陈佳忠还向张莉文交代：“如果洪文在上海，直接送到最好”。

张莉文到上海的当天，把材料交给陈新发、万桂红。第二天晚上，万桂红来对张说：“王洪文昨晚离开上海去北京，中央通知他紧急赶回。不过你放心好了，给‘中央’的信已及时送到。”并进一步提出要陈佳忠把廖志高同志传达十二个省委书记会议的全部内容全文寄来，张莉文立即打电话给陈，不久陈就寄去全文（注一），由张莉文交给了万桂红。

万桂红还向张莉文打听七五年有哪些中央同志去过福建，张提

供说：李先念副总理的爱人林佳楣同志来过，张爱萍、罗瑞卿同志来福建治过病。

（注一）张莉文第一次带去的是廖志高同志在省级各部、委、大口和地市委负责同志会上传达十二个省委书记会议精神的综合传达稿，满足不了“四人帮”搞阴谋诡计的要求，因此进一步提出要陈佳忠立即寄送详细内容的“全文”。这个“全文”是陈佳忠听廖志高同志在省委常委小范围内传达的记录，经过他添枝加叶，蓄意歪曲篡改后送给王洪文的，其中除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外，还有李先念、纪登奎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这就明显地看出，“四人帮”和陈佳忠搜集整理这些黑“材料”，批邓是假，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是真。

（见《专案情况简报》（张字3、14号）张莉文交代、陈佳忠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面交代）

△王洪文收到陈佳忠送的黑“材料”后，打电话给他的小兄弟陈新发说：“材料收到了，很好，要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

（见闽委〔1976〕综字37号，省委《关于揭批查“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的情况报告》）

△十一月下旬，张莉文离上海返福州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小兄弟陈阿大、汪湘君对张讲了许多黑话，要她转告陈佳忠：“中央斗争很激烈，上海在政治局的几位同志都被控制起来，人身都不能自由，当时我们上海市委听了很着急，现在才真相大白”“清

华、北大已经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准备反击”“全国形势很快就要起变化，福建形势也会好起来，洪文这次就是为这件事赶回北京的。回去向佳忠同志问好”。

（见《专案情况简报》（张字3、14号）张莉文交代）

△十一月二十六日，张莉文返回福州，向陈佳忠传达了陈阿大等人的黑话，陈得知他送的黑“材料”深受“四人帮”赏识后，劲头越来越大，又进一步伙同张莉文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搜集炮制了一份诬蔑廖志高同志在中发〔1975〕24号文件下达后所谓“捂盖子”的黑“材料”；十二月底又炮制了所谓“有关福建右倾翻案风”的黑“材料”，用“陈佳忠给党中央的信”的名义，由张莉文寄给上海的陈新发，转给王洪文。十二月八日，陈新发给张莉文寄来挂号信，说“陈佳忠的信已寄‘中央’”。

（见《专案情况简报》（张字3号）张莉文交代、陈佳忠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面交代）

△陈佳忠还以“反映情况”为名一再鼓动庄志鹏、戴校光、黄国发、陈巍等人炮制黑“材料”送给“中央”。庄炮制的黑“材料”给张莉文修改后，七六年一月初通过金祖敏和上海叶昌明转给王洪文。

（见《重要材料呈阅件》（16）庄志鹏交代揭发，省直机关负责干部会简报总44号、增刊14号戴校光、庄志鹏交代）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亲信鲁瑛派记者马炳泉、黄发兴来福建“调查情况”，并同陈佳忠挂上了勾。陈把攻击、诬蔑廖志高同志的许多黑话向马炳泉作了“反映”，请他通过人民日报的渠道反映“上去”。陈除了自己主动找他们“反映情况”外，还布置庄志鹏、张莉文、刘友俊、戴校光、黄国发等人向他们“反映情况”，向“四人帮”提供黑“材料”。

（见陈佳忠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面交代）

△一九七六年二月七日，中央通知召开打招呼会议，当天晚上，陈佳忠急忙叫张莉文去他家里捏造赶制了许多黑“材料”。诬蔑廖志高等同志“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重用三十多个叛徒、特务和坏人的黑“材料”，就是这次急急忙忙突击炮制出来的。由于“时间紧，准备仓促”，陈佳忠还布置在他走后，由张莉文等人继续“抓紧收集材料，再送去。”

（见《专案情况简报》（张字4号、7号、8号）张莉文交代）

△陈佳忠临走前，还交待庄志鹏等人说：“到北京后有什么情况，我会想办法告诉赖玉章（新华分社），由赖转告你们”。“福州的情况和材料，也可以通过赖和马炳泉（人民日报记者）联系，由他那里转告我”或者“把材料寄到金祖敏那里，由他转交给

我”。

（见陈佳忠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面交代、《重要材料呈阅件》（16）庄志鹏交代）

二、二月打招呼会议期间

△二月八日，廖志高、皮定均、朱绍清、江礼银等同志和陈佳忠到达北京。陈佳忠一到北京就急急忙忙同“四人帮”在北京的亲信、爪牙挂黑钩，建立同福州的黑联络线。

刚到京西宾馆，陈佳忠就去找当时还住在宾馆的金祖敏。金向陈讲了《思想战线》的情况，并说“中央组织部有问题，搞名堂，投降了”。陈向金说：“福建省总工会庄志鹏可能会给我寄材料来，我来京前交代他们寄到你那里转，如果收到后请即转给我”。

傍晚，陈佳忠又私自外出，到《人民日报》记者马炳泉处吃了晚饭，以“交谈福建情况”为名，向马提供了许多黑“材料”，还说“福州可能会打电话或寄材料到你处转交给我”。

（见陈佳忠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面交代）

△会议开始不久，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来找陈佳忠，说“庄志鹏从福州打电话到全总问会议情况，给他讲了形势很好，‘中央’很支持你们，他还要问‘中央’怎么具体讲的。”并向陈交底说“我们这里还没有正式挂牌，这样打电话来很不方便”。要陈告诉

庄志鹏“最好不要打电话来，有材料可以寄来”。

会议期间，陈佳忠还通过《人民日报》记者马炳泉与福建新华分社赖玉章联系，了解七五年全省所谓“右倾翻案风中自杀的人数”。

（见陈佳忠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面交代）

△二月九日晚，王洪文到福建、四川小组代表住地“看望”，没有见到陈佳忠。事后，陈迫不及待地写条子要求王洪文单独“接见”。二月十日傍晚王洪文单独“接见”陈佳忠，对陈非常赏识。陈向王推荐庄志鹏“是个造反派头头”，“这次最早出来贴大字报的”，王竭力鼓动说“你们积极批邓，我们支持”“不要骄傲，还要继续努力”。这次“接见”中，王和陈策划伪造毛主席批示，说毛主席在他的名字上亲笔填写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常委”，并在他的信上批了“下级往往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他们还共同策划了在这次打招呼会议期间互相配合另搞一套的阴谋，并同陈约定“你什么时候发言，通知一下，我来听”。临走时，王还嘱咐陈：“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见陈佳忠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面交代、《专案情况简报》（张字4号）张莉文交代）

△二月十一、十二日，张春桥、王洪文先后窜来福建小组，为他们和陈佳忠全盘否定福建的工作，恶毒攻击廖志高等同志，批邓另搞一套的预谋拉开了序幕。

当廖志高同志讲到福建反资产风、纠正资本主义倾向取得一定成效时，张春桥这个新老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竟赤裸裸地说“什么荣毅仁罗，贪污一万元的罗，这些好解决”。他还反对纠正城乡资本主义倾向，胡说什么“那是大资产批小资产”。特别恶毒的是他把矛头对着华主席，疯狂地叫嚷：“现在是要抓大的，不是抓那些小的！如果修正主义上台，那就不是一万元的问题了”，发泄他对中央〔1976〕1号文件的刻骨仇恨。

当廖志高同志讲到对三项指示为纲，自己理论水平不高，但也没有听谁提出过反对意见。触痛了张春桥这个自称“理论家”的政治骗子。张立即跳起来叫嚷：“我不赞成你这样提问题！我不赞成！你是个省委书记，不是理论水平问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清华的迟群、小谢是挨整的，不存在转弯问题，福建情况就不同了”。“再不转，要犯更大错误。”

王洪文也窜来福建小组叫嚷什么“福建比别的省更严重”，“把好人打成坏人”，“不发动搞教育大辩论”，把学生“弄去搞学大寨工作队”。并一再威胁说“我有一些材料，这一段群众有很多反映，意见很大”。王还借批“台阶论”为名，恬不知耻地叫嚷：“如果象我这样按台阶爬，按三年一个台阶，到八十多岁恐怕也还爬不到”。

（见陈佳忠的二月打招呼会议记录本）

△陈佳忠按照二月十日王洪文单独“接见”他时的阴谋策划，积极准备就绪后，于二月十三日晚在福建小组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所谓“发言”。捏造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全盘否定福建七五年的工作，恶毒攻击廖志高等同志。

（见《陈佳忠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发言（摘录）》）

△王洪文按照事前的“约定”，专门来福建小组，同陈佳忠一唱一和，打棍子，扣帽子，放了许多毒。一个主子，一个奴才，共同串演了一场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污蔑大好形势的丑戏。

当陈佳忠污蔑福建省七五年“卖力地贯彻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时，王洪文立即定调子说：福建贯彻修正主义路线“是非常卖力的，这五（个）省你们是最卖力的一家”，“搞得最凶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廖志高“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和福建人民的希望”。

当陈佳忠捏造歪曲事实，说廖志高等同志“散布政治谣言”，“分裂和攻击党中央”时，王洪文立即唱和说：这是“分裂党中央！”，“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场斗争惊心动魄”，“和十次路线（斗争）中林彪路线交底一样！”

当陈佳忠造谣污蔑廖志高等同志“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说得一团糟”时，王洪文又帮腔说“右派向我们进攻时也是一样，刘少奇、彭德怀也是这样”，“历次机会主义头子要向党进

攻，首先从形势攻，然后否定成绩，搞复辟倒退那套东西。”

当陈佳忠讲到梁灵光同志说过“要充分发挥老干部、老工人、老劳模和技术人员的作用”时，王洪文立即破口大骂：“（你们）去清华看看，老的都那么革命？青年就不革命？我就不信！老干部，有的原来是革命（的），有的变成反革命！”“陈佳忠的讲话，我没调查，不是说百分之百都准确”，但“我相信福建（贯彻修正主义路线）是严重的”，“同流合污！”，“有思想基础！”

当陈佳忠攻击福建“以反派性为名，疯狂地打击迫害革命造反派”时，王洪文竟狂叫：“首先要斗你廖志高！”

陈佳忠在王洪文的支持怂恿下，得意忘形，越说越起劲，放肆攻击廖志高等同志“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并抛出了他捏造歪曲事实，污蔑廖志高同志包庇重用三十多个“叛徒、特务和坏人”的黑“材料”〔注二〕。王洪文听了一半就疯狂叫嚣：“这一些（已经）够了！够打倒了！就是有一些出入，也可以看出你去了（福建）后执行（的）什么路线！真的复辟了资本主义了！”，“这不叫复辟叫什么？”，“就是资产阶级复辟路线！”，“阶级斗争，在福建不是惊心动魄吗？！”，“去年十一月后福建（的）群众为什么那么受压，（听了）这次陈佳忠同志发言，我就懂得了”。并声嘶力竭地叫嚷：“把这些材料系统整理报告中央！”

陈佳忠捏造的谎言得到王洪文撑腰壮胆后，灵机一动，马上又告黑状，说省委用下放〔注三〕来“迫害”他，还痛哭流涕地说他

“准备被打成反革命”。王洪文又跳起来大骂：“你把陈佳忠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下放），向中央报告了没有？经过谁的批准？你想干什么！是走资派还在走！你对得起党中央和福建人民吗？”

接着，陈佳忠进一步“控告”说李庆霖受“迫害”，王洪文又说：“福建（给我）的来信都讲现在是乌云压顶”，“对李庆霖这样的同志你都放不过，对人大（常务）委员那么恶意，对中央委员随便下放，连刘少奇都不敢。”“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你那里有发明、创造”。

最后，王洪文看到皮定均、朱绍清、江礼银等同志对他们的造谣诬蔑和攻击没有表态附和和支持，又要出所谓“要统一认识”的花招，说“（你们要）在这里统一起来，不然回去后，陈佳忠搞陈佳忠的，廖志高搞廖志高的，皮定均搞皮定均的，朱绍清搞朱绍清的，江礼银搞江礼银的。”还按照他和陈佳忠事前的阴谋策划，再一次叫嚷：“刚才（陈佳忠）这些材料还没有说（完），把这份材料包括附件统统印发！”

〔注二〕陈佳忠作贼心虚，怕他的弥天大谎被戳穿，以后在正式整理印发的“发言”中又把这些“叛徒、特务和坏人”改称为“一批政治历史复杂，表现不好，受过处分，对文化大革命极为不满，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由三十多人增加为四十二人。

〔注三〕七五年十一月，省委商定派两名常委下去蹲点，陈是

其中之一，当时陈满口答应，但事后又装病拖延，始终未去。

（见陈佳忠的二月打招呼会记录本）

△皮定均同志对陈佳忠造谣中伤、陷害好人，全盘否定福建七五年工作和王洪文打棍子、扣帽子的卑鄙行径非常气愤。不久，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有王洪文参加）结束时，皮定均同志义正词严地当面向王洪文提出：“陈佳忠的揭发，许多不是事实。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反映！”“根据那样的材料就对一个省、一个同志做结论，我认为是不妥当的。”王洪文竟十分蛮横地说：“只要百分之五十正确，大方向都是对的”。

（皮定均同志的秘书肖有明同志当时向曾庆祥同志讲过此事）

△皮定均同志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二月十八日在福建小组作了发言，针锋相对地驳斥了王洪文、张春桥和陈佳忠等人的无耻调言。皮定均同志指出应当实事求是，应当一分为二地对待廖志高同志，对待福建的工作，他说：“是廖志高同志的事情就是他的，不是他的就不是”，“廖志高同志是想把工作做好的，做了一些事情，下了苦功夫，做出了成绩”，“福建去年要说有问题，是批资产风还批得不够，分田单干也未完全纠正过来”。皮定均同志还针对王洪文乱打棍子，企图置人于死地的卑鄙手段说：“七三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七四年军委扩大会批林批孔，对犯有错误的同

志，只要检讨了就鼓掌欢迎，毛主席、周总理就都带头鼓掌！”

（见廖志高同志二月打招呼会议纪录）

△皮定均同志二月十八日旗帜鲜明的发言触怒了“四人帮”，当晚，王洪文、毛远新双双赶来福建小组猖狂进行反扑，他们变本加厉，极力吹捧陈佳忠，贬低江礼银同志，并继续放肆攻击廖志高同志，影射攻击皮定均、朱绍清同志。

陈佳忠继续造谣说，廖志高同志扣压中央〔1975〕23号文件、捂盖子。王洪文立即说：“陈佳忠的发言我都在，一对比就比出来”，“你的立场站在那（一）边是很清楚的”，“你那个五条（指省委关于大专院校开展教育革命的五条意见）是什么呢？”

“我讲了是死捂盖子一例。”“你就是在捂修正主义路线那个盖子”，“开枪（就）是你福建第一个！”。“这件事你（说）要回去查查文件，那件事（你说）我要想想，回去肯定转不好弯”。王洪文问江礼银同志怎么看，江礼银同志答复说：“有些工作抓得不够”。王马上说“一个说抓得不够，一个说捂盖子，希望你们很好统一一下，我不主张多争论，我看你们捂盖子（是）很明显的”，“江礼银的斗争性没有陈佳忠强，从这几天发言中讲的问题也可以看得出来”，“陈佳忠是对的，敢于反潮流”。

陈佳忠捏造说，福建利用反派性打击造反派，办了十七万人的学习班，整了三万多人（注：陈佳忠作贼心虚，正式整理他的“发

言”材料时抹去了这一谎言）。王洪文就说：“整了三万多人，全国少有的。陈佳忠发言说（你有）两根棍子，一根是批派性，一根是台阶论，把青年干部都（打）下去。再加上他念的那一批名单，有三十多个吧！说明你廖志高组织路线很成问题”，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相当卖力”。毛远新立即唱和说：“你（廖志高）是有发挥的，有创造的，福建造成的危害最大。”王洪文又说：“五个单位，福建是最厉害的。你是福建还在走的走资派！”毛远新又赶忙唱和：“如果自己死不悔改是自己的事，”王洪文又说：“如果你不改，是自己打倒自己！”毛远新还阴阳怪气地说：“往往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这次是不是可以证明，陈佳忠水平比你廖志高高啊？！”

毛远新在这次小组会上还大肆放毒，说：“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到大官们头上了。省、地、县（的干部），一度在民主革命立过功，有的到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不立功，还做了很多坏事，不批我们这些大官批谁？”“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革谁（的命）呀？！”接着就把矛头对着皮定均、朱绍清同志，影射攻击说“沈阳军区也在讨论，大官也是一分为二，有的继续跟着主席革命，有的人就不是这样。”王洪文立即帮腔说“彭德怀就提出过军队没有阶级斗争”，“最危险的是象邓小平那样全面复辟了，人民解放军也跟着出兵。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那样上台了，也给他出兵，还能叫人民（解放军）吗？”，“可能过去能打仗的，现在

不一定都能打仗”，“你开始指挥部队也犯过错误，现在打仗，（打）新的仗不一定能接受得了！”还别有用心地对皮定均、朱绍清同志说：“朱绍清同志，你对廖志高还是帮助。”“也请皮司令考虑一下”。

临走时，王洪文又竭力支持陈佳忠说“反修正主义要反一辈子哟！”

（见陈佳忠二月打招呼会议记录本）

△江青也不甘落后，迫不及待地于二月十九日下午窜来福建小组支持陈佳忠，攻击廖志高等同志，放了很多毒。

江青一进场就造谣说：“你们这个省送给了我一个称号：勇敢分子。我感到荣幸！”并肉麻地吹捧陈佳忠说：“这次我很荣幸地认识（你）陈佳忠同志！”还说什么“陈佳忠同志前段好困难啊！”

然后就放肆造谣攻击廖志高同志“丢掉毛主席，只有邓小平。”“你放了那么多毒”，“我今天来批你一下”，“福建这个地方多灾多难”，“你们涂炭人民”，“连李庆霖都弄得活不下去了”，“旧话说败子回头金不换，赶快回头”，“你要向毛主席赔礼道歉”，“要向被你整的那些老中青同志赔礼道歉”，“对革命左派赔礼道歉”，“向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赔礼道歉”，“你要检讨！”并对着皮定均和廖志高同志说：“你们都到过邓小平那里去个别谈过话的，要揭发批判”。

接着又逐个地点名问廖志高、皮定均和朱绍清同志有没有警卫

员、秘书，然后别有用心地说：“自己不警惕，不自爱，不得了！你们是共产党员，是个大官。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在哪里！”

江青还在这次小组会上大肆放毒，说“吕后是协助刘邦，武后是协助她丈夫的”，“是中国杰出的两个法家”，有人“诬蔑我是现代的武后，我才能比不上她们，阶级上比她们先进”。特别恶毒的是她把矛头对着华主席，说：“华国锋同志是山西易水（？）人，武后是胶（交）城人，是武后的家乡。我的才能不如他们，但在阶级上超过他们。无限荣幸！”

（见陈佳忠二月打招呼会议记录本）

△就在这一期间，在福州的庄志鹏、张莉文按照陈佳忠赴京前夕要他们“抓紧收集材料，再送去”的黑指示，从省委办公厅和省工会窃取了省委七五年印发的《清退件》四、五十份〔注四〕，还收集炮制了其他许多黑“材料”，共计一小提包，由张莉文于二月十九日乘飞机带到北京。

张莉文到京后，把一份黄国发托她带去向“四人帮”邀功的黑“材料”交《人民日报》记者马炳泉转给姚文元。还通过马和金祖敏同陈佳忠取得了联系。

〔注四〕省委七五年共印发《清退件》六十五份。其中邓小平同志单独讲话只有二份，邓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接见各种会议代表的讲话只有七份。其余绝大部分是华主席、李先念、陈锡联、

陈永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讲话（共二十九份）和廖志高同志的讲话（十一份）。这就明显地看出：陈佳忠等人收集并向“四人帮”输送这些材料，并不是什么“批邓”，而是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

（见《专案情况简报》（张字4号）张莉文交代）

△打招呼会议中期，第二批参加的马天水等人刚到京西宾馆就派秘书房左廷来找陈佳忠，说“马老、秀珍、景贤请你去坐坐”。陈到马天水住房时在座的还有徐景贤、王秀珍、黄涛、金祖敏、庄则栋、祝家耀等人，徐景贤向这些人介绍说“这次他（指陈佳忠）在中央有个很长的发言，我们看到了。他那里去年右倾翻案风可刮得厉害呢！非常生动丰富，可惜我们上海没有这个条件”。陈佳忠当即表示：“去年我们那里乌云压顶十分困难的时候，上海的同志给了我们很大支持，今后还请你们多关心、支持和帮助”。徐景贤恬不知耻地说：“我们上海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下，有这个条件嘛！应该的。”还说“你把那里的情况写个电影剧本吧！我们可以帮助修改。”这就不难看出，陈佳忠同“四人帮”在上海的小兄弟之间是早有勾结的。此后，陈经常到上海小组住地鬼混，深夜不归。王洪文、毛远新和他们的亲信金祖敏、迟群、刘庆棠、浩亮、祝家耀等人也经常去那里搞阴谋活动。

（见陈佳忠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面交代）

△二月二十二日中午〔注五〕，张莉文通过金祖敏、马炳泉联系后，窜到京西宾馆，鬼鬼祟祟地同陈佳忠在宾馆接待室见了面，把带去的黑“材料”交陈。陈蓄意贬低华主席，抬高王洪文，造谣说“这次会议是华国锋同志与洪文主持”，并把会议内容泄露给张莉文“这次会议是打招呼性质”，规定“不能通电话，不能外出，不能会客”，“我用了三个晚上准备那篇发言稿”，“中央领导来我们福建组几次，对廖志高批了许多话”。陈还十分懊悔丢掉一个向“四人帮”邀功的机会，责怪张莉文不该把黄国发给姚文元那份材料“随便交给别人（转），太不慎重”。张莉文也邀功心切，再三要求陈佳忠说：你给王洪文送这些“材料”时，“附上几个字，要求王洪文见我一下”。

这次见面后，张莉文立即给在福州的庄志鹏通电话：“情况很好，比原来估计的还要好，廖（志高）被批得很厉害”，“你们可以搞点舆论，刷些大标语，邓（小平）可以点名”。当晚，庄志鹏就找张益飞、戴校光、陈巍、刘友俊、陈文德等人密谋策划。

〔注五〕：张莉文在另一次交代中玩弄花招，把她同陈佳忠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推迟到二月二十四日中午。

（见《专案情况简报》（张字4、8、14号）张莉文交代；省直机关负责干部会简报总44号，戴校光交代）

△华国锋同志的重要讲话（草稿）印发会议讨论提意见，华主

席的讲话对“四人帮”另搞一套的阴谋诡计是一个沉重打击。“四人帮”慌忙改变策略，玩弄两面派手法，继续搞阴谋诡计。二月二十二日，江青急急忙忙要中办的同志给各小组传话：她在小组会上的讲话，不要传达。当晚，王洪文也急忙“接见”江西、福建小组，讲了一通黑话。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些黑话全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典型的两面派。

王洪文假意地说：“陈佳忠、江礼银同志（回去后）第一步把下面揪干部的人的工作做好”，“廖（志高）错误比较严重，回去后，你们二位不要纠缠廖检讨，要批邓”，“希望你们顾全大局”，

“有意见可以个别交谈，不要捅到群众中去”。“这里讲的话，一律不能外传。对江（渭清）、白（栋材）、廖（志高）批评是很重的，这里说清楚，不去传达。”“不能拿我的话去压人，拿着上方宝剑去压人。”接着又暗示陈佳忠、涂烈等人：“难免不会不透出去，你们记录我也不知道记些什么”，“比如福建陈佳忠同志可能欣赏我讲的一句话：走资派还在走。（透出去）廖志高就很难领导工作”。

王洪文还极其阴险狡猾地给陈佳忠布置说：“听说福州准备在机场欢迎廖（志高），戴高帽拿绳子，你们回去要做工作，如果真欢迎当然好”，“戴高帽、游街问题怎样解决，你们研究一下”，“回去这段会紧张，紧张一点也好，没什么”。

（见陈佳忠二月打招呼会议记录本）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江青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私自召集第一、二批参加会议的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开会，大肆放毒，制造了许多谣言，为自己涂脂抹粉，贬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

在会上，江青还公开点了江渭清、赵紫阳、廖志高等同志的名，并玩弄两面派手法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允许改，允许有个改正错误的过程。”“涂烈你要帮助江渭清，批也是帮”，“×、×要帮助紫阳”，“廖志高你为什么对邓小平感情深，不跟主席，跟邓小平走，回来也不晚”。“如果你们要当殉葬品那也没办法”。

（见陈佳忠二月打招呼会记录本）

△会议结束时，江青又指着皮定均同志讽刺挖苦说：“你这个司令要好好‘支持’廖志高哟！”皮定均同志气愤地当场顶回去说：“我一直在支持他！”

（皮定均同志当时回来后向肖有明、南江、曾庆祥等几个秘书同志讲过此事）

△二月二十五日，华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福建小组讨论时，陈佳忠针对华主席讲的“错了的中央负责”，明目张胆地攻击说：“各省的问题中央包不了”。并一再坚持提出廖志高同志是“贯彻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公开同华主席讲话中“影响下犯有错误”的提法唱反调。廖志高和皮定均、朱绍清、江礼银同志一致反对陈的意见，并专门为此写了书面请示报告。二十

六日，华主席批示：“我昨天的讲话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王洪文迫不得已，只好在报告上假意批了“告陈佳忠同志：不要纠缠这个问题了”。中央办公厅周启才同志将批件分别送福建小组五个人传阅时，陈佳忠又要弄两面派手法，口头上表示“坚决照办”，背后和回福建后另搞一套。

（见曾庆祥同志保存的原请示报告和批示抄件）

△二月二十五日，张莉文到全总找金祖敏密谋策划后，电话通知陈佳忠私自外出，陈到全总后三人密谈很久，临走前陈交代张莉文第二天中午去京西宾馆相会。

陈走后，张莉文立即打电话给福州的庄志鹏，把王洪文、江青等人的一些黑话告诉他说：“中央有人讲福建群众准备了高帽和牌子等廖志高”，“廖志高被刮鼻子很厉害，靠边了，要准备好在机场‘迎接’他，来个下马威，不能心慈手软”，“省委由陈佳忠主持工作”。等等。

庄志鹏立即连夜在省总工会找戴校光、张益飞、黄国发、刘友俊、陈巍、陈文德和省交通局倪××、刘××等人紧急策划准备机场揪斗廖志高同志。戴校光听庄志鹏传达张莉文通回的黑话后“感到有来头，增强了信心”。

（见《专案情况简报》（张字14号）张莉文交代；省直机关负责干部会简报总44号、增刊14号，庄志鹏、戴校光交代）

△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张莉文到京西宾馆接待室找陈佳忠“见面”密谈，陈向张莉文说：“皮（定均）是保廖（志高）的，江青接见时专门问皮原来是哪里的，并有意点了皮在太行山（工作）那段时间（即邓小平领导下的时间），我看这是话中有话，说明皮跟邓小平有感情”。“这次有中央支持，我们回去一定要好好干一场”。

张莉文在京西宾馆接待室，从中午一直呆到下午四点多钟，陈佳忠进进出出四、五趟，鬼鬼祟祟，搞阴谋诡计。最后陈说：“给福建的飞机已派好了，确定第二天走”。

四点多钟，陈佳忠、张莉文又窜到《人民日报》马炳泉处密谈，陈向马传达了“四人帮”攻击诬蔑廖志高同志的黑话。然后窜到张莉文舅舅家。

当晚，陈打电话回京西宾馆打听了第二天起飞时间，告诉了张莉文。

（见《专案情况简报》（张字第14号）张莉文交代；陈佳忠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面交代）

△二月二十六日晚，陈佳忠又窜到上海小组住地找王洪文、毛远新，在座的还有迟群、金祖敏、祝家耀、刘庆棠和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等一伙黑帮。王洪文指着陈佳忠说：“他那里去年是乌云压顶呀！右倾翻案风可刮得厉害，全面复辟了”。“你回去好好发动群众批邓，一手拉住廖志高，一手拉住江礼银，叫他们批邓，批了邓就批了廖嘛！”还说“回去后有什么事

还可以找你上海的同学，也可以打电话、写信给我都行”。

毛远新也摇头晃脑地对陈佳忠说：“往往下级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啊！”“回去就抓批邓，希望你们带个头”。还别有用心地对陈说：“闽西有个山洞，毛主席当年受排斥打击时，曾在这个山洞里呆过，前年谢静宜专门去看过，你去看过没有？我们要不怕受排斥打击。”

（见陈佳忠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面交代；《专案情况简报》（张字4号）张莉文交代）

三、二月打招呼会议后

△二月二十七日，廖志高、皮定均、朱绍清、江礼银同志和陈佳忠乘专机飞返福州，张莉文也乘民航机同天赶回。因气候不好，专机和民航中途同时在南昌机场降落等候，陈佳忠、张莉文二人又在候机室外公路上鬼鬼祟祟地接头密谋策划（曾庆祥、南江同志揭发）。

抵达福州机场时，庄志鹏等人按照王洪文、江青的黑旨意和陈佳忠、张莉文在京的预谋策划，冲击福州机场，游斗廖志高同志。皮定均、朱绍清同志当即在机场打电话找王洪文，要他出面制止。事后，庄志鹏赶到陈佳忠家里，张莉文对庄说“你们今天干得很好！”陈佳忠说：“皮定均在机场给王洪文的秘书打电话，说有人要揪斗廖志高，我马上抢过电话说不是这么回事，是几个人找廖志高辩论。”还说：“我在机场叫你们赶快走，不能再拖，如果‘中

央’表态了，那就被动”。

（见《重要材料呈阅件（16）》庄志鹏交代）

△二月二十八日，陈佳忠在省委常委会上气势汹汹地拍桌大骂：“警告皮定均，不许插手地方！”

（见闽委〔1976〕综字37号，省委《关于揭批查“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的情况报告》）

△三月初，陈佳忠先后向王洪文打电话并写信，反映福州市东街口出现反动诗词，并诬告同皮定均同志有关。不久，祝家耀打电话给陈佳忠：“你写给王洪文的信及附去的十一首诗词，王洪文和中央首长批了，批件已转公安部。公安部已研究派出侯××局长等四人到你省协助侦破。”

侯××到福州前，从上海先打电话告诉陈佳忠抵达日期，到后不找省委和省公安局，先找陈佳忠单独密谈。在福州“工作”期间，行动十分诡密，陈佳忠曾给张维兹打招呼：“以后关于侯局长的名字，你不要再提了，他有特别的事（意思是不要公开他的身份）”。三月三十日，侯同陈佳忠交谈时说：“想要探讨一下励海青有否后台，省委及军区内都有与他可谈观点的领导。想谈一下牵涉到上层如何办，看来这些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提出的”。

（见陈佳忠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面交代；《重要材料呈阅件（1）》陈佳忠与公安部侯局长交谈记录，省直机关负责干部会议简报增刊1号张维兹交代）

△三月八日，张维兹向王洪文写信诬告廖志高、皮定均同志说“我认为廖志高去年夏季明目张胆大搞复辟，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除有邓小平的后台外，还有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支持他这样干”，“皮定均司令员支持廖志高搞复辟，搞‘还乡团’，关系也较深，也较复杂”。

张把上述写诬告信情况告诉陈佳忠后，陈说：“对！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皮定均支持廖志高刮右倾翻案风，我已经向‘中央’反映了，‘中央’已经指示他不要插手地方了”，“他今后不敢再插手了”。

（见《重要材料呈阅件（6）》张维兹给王洪文的信；省直负责干部会简报增刊（1）；张维兹交代）

△三月三日，陈佳忠给姚文元写信诬告福建新华分社社长林麟同志和宣传部长何若人同志，并要求“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调整分社领导班子”，“继续多派一些《人民日报》记者来福建”。

（见《重要材料呈阅件（9）》陈佳忠给姚文元的一封信；陈佳忠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面交代）

△《人民日报》除原派来福州的马炳泉、黄发兴外，又先后派来游大江（北京大学教员，冒充记者）、毛荣芳等轮番来福建，干了不少坏事。

△三月中旬，黄发兴找张维兹挂钩时就说“我是受‘中央’委托，来了解福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有什么情况可通过我向‘中央’反映”。

（见省直机关负责干部会简报增刊（1）号张维兹交代）

△毛荣芳来福建后，也对一些地县上访的人说：“福建问题已交王洪文处理，今后写信、拍电报都给王洪文”。

（见闽委〔1976〕综字37号省委《关于揭批查“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的情况报告》）